

gustav / May 25, 2010 09:44AM

[Re: 在三地門看見排灣藝術](#)

「在排灣族古老傳說中，颱風豪雨就像大地媽媽在洗澡，澡後掉落的頭髮跟頭皮屑，就是漂流木跟石塊，這些都是老天補償給部落的自然建材。可是我們上公文去跟林務局陳請，希望可以拿回這些好木頭，兩週下來卻無下文，最後還被林務局低價出售，發了一筆國難財，然後又被高價買回做部落重建，這算什麼？」

這是真的嗎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應該要糾舉林務局等相關單位！  
不知道能不能查證呢？

---

cmchao / May 24, 2010 07:52AM

[在三地門看見排灣藝術](#)

在三地門看見排灣藝術

本文引自環境電子報

作者：Seeing

久聞三地門的排灣族藝術家人才輩出，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前去拜訪，跟朋友探聽之後，與從未謀面的秋月約好在她山上的店碰頭。不在預期中的是，一位屏東朋友帶著全家老小一起與我前往，讓已回到店裡許久的秋月遲遲沒來與我「相認」，因為我們都以為我應該是隻身騎著機車、帶著行李、風塵僕僕的旅人。帶著開朗笑容、善於與人交際的秋月開心地說：「我們這裡以前常常會『撿到』路過的單身旅行者，因為以前這裡只有我們一個店家，而且那時候我們的店還很小，跟住家連在一塊兒，所有設備規模都很簡單，曾經我朋友笑說：我是在扮家家酒，也因此很有『家』的味道。一些步行來到山上的人，路過我們這裡，看到裡面有許多原住民的元素，就會想進來坐坐，甚至就留宿在這裡，也因此交到許多很不一樣的朋友。」

她說的那些「撿來」的朋友當中，有一個就是介紹我來此的友人，他其實是慕著「撒古流」的名字而來，後來還在他家自願當了一個多月的苦力，幫忙將秋月的店整修成第二階段，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，現在早已是另一番風貌，也因此，這裡跟我想像中，也就是朋友口中所描述的舊模樣，有很大的差距。

撒古流，就是秋月的排灣族老公，嘴上留著一抹黑鬍子，俏皮地抿嘴笑著，這是我對他的初步印象，而這是從網路上的照片看來的，至於他本人，我是在山上待了好幾天之後才看見。撒古流是台灣原住民著名的藝術家，他19歲就開始從事創作，並幾乎是立定志向，決心要發揚逐漸消失的部落傳統文化，所以開始從耆老口中找回了排灣族傳統陶壺及琉璃珠的製作技術，也設計改良了傳統的石板屋建築，並經常將雕塑、陶藝等技術傳授給其他族人，也到其他原住民各族部落推動「部落有教室」的觀念，甚至早期原住民的「還我土地」運動，他也是啟蒙者之一，近年也持續不斷地進行部落的田野調查，試圖將耆老的智慧以各種方式「搶救」下來，作為往後尋根的依據。（關於撒古流更多介紹）

撒古流的作品從小型雕塑，到大型裝置，甚至建築，散居在台灣各地，幾乎他每次問完「你從哪裡來」之後，他就可以告訴你，在你家附近的某某地方有一件他的作品；尤其整個三地門，從駁坎牆面、立面牌樓，到教會、鄉公所、藝術公園、雕塑公園等等，全是他的作品，就算所見不是撒古流親手營造，但也因為他對排灣藝術的傳授與發揚，使今天的三地門能夠成為排灣族的藝術之鄉。當然，對於自己妻子所開的店，他更是不能吝嗇，在秋月的店中，從老鷹頂棚、觀景圍欄、吧台構件、廁所圍牆，一直到所有的桌面、靠椅、書架……等等，無一不是他的精心傑作，讓來客驚喜連連。

我去的那幾天，正好遇到有幾位同樣是台北來的年輕人，正在為撒古流的gi-na做紀錄片。「gi-na」就是母親的意思，她的歲數已大，平常喜歡穿著排灣族的傳統服飾，戴著一頂裡頭夾有草葉的小圓帽，有時是一圈又一圈的頭巾圍繞著。身軀瘦小的她，不太會說國語，也聽不太懂我們說什麼，她總是用排灣語與族人交談著，而我只能靜靜地看著她，閱讀她臉上的表情。聽撒古流說，gi-na懂很多山裡的藥草知識，以前部落族人生了病或受了傷，常常要來請教她

，用什麼藥草治療最好，但是這些都沒有傳授下來，所以他正在為她做口述紀錄。gi-na也跟其他許多原住民婆婆一樣，很懂得傳統編織技術，也很會用曬乾的月桃葉做草蓆，秋月家中的地毯就是她編織的。紀錄片中的gi-na還很會唱歌，一首首聽似古老、悠遠的排灣傳統歌謠，從她口中向著大武山輕輕吐露，對岸的山嵐似乎凝結得更重了.....

撒古流的家姓是「巴瓦瓦隆」，他們一家幾乎都是藝術家。爸爸本名叫Pairang Pavavalung，我們都跟著他們家的晚輩叫他「ga-ma」。撒古流說：「我的漢名是許坤『信』，我爸的漢名叫許坤『仲』，我們的漢名都是在戶政辦理登記時，戶政人員取的名字，所以我跟我爸是『兄弟』！」真是聽得我哭笑不得，而他更是一臉不屑。ga-ma是一位有名的排灣笛雕刻家與演奏者，經常四處表演排灣笛，他也很樂於與我們分享他的笛藝，常會在我們的要求下，吹著聽起來如泣如訴的排灣樂曲，我問：「你們節慶的時候有歌嗎？有沒有快樂一點的曲子？」「有啊！」隨即另外一首樂曲就從ga-ma的竹笛被吹送出來，但我怎麼聽起來還是覺得悲戚，沒有一點快樂的感覺，莫非排灣真的是一個相當內斂、含蓄，甚至帶點憂愁的民族？

秋月的店所在地，有個排灣族的舊地名叫「風刮地」，因為這裡地勢平坦、視野良好，是過去族人上山路過時的休息區域。當滿頭大汗、氣喘吁吁的原住民，逗留在這個小平台的時候，望著底下的隘寮溪、瑪家台地，甚至更遠的屏東平原時，陣陣涼風徐徐吹來，捲動了地上的落葉、野花、野草，風，刮著地，也舒坦了族人的身心。「當初買下這裡的時候，只是想作為住家和撒古流的工作室使用，後來為了生計，就整理一塊地出來做咖啡廳，沒想到規模越做越大，現在幾乎以餐廳為主了。」秋月談起創業的艱辛，也談起位在大社老家的狀況。

「我們為了小孩就學方便，所以才從大社搬出來住，戶籍也跟著遷出來，但是撒古流的父母都還住在老家，我們往來非常頻繁，有時小孩放假就回老家住，那裡都還有我們的房間。可是這次八八風災之後，因為大社受創嚴重，全村都搬出來，政府準備把我們安置在瑪家農場，可是像我們這種沒戶籍在裡面的，就分配不到坪數，所以現在分到的一間32坪屋，要住我們全家三兄弟十幾個人，叫我們怎麼住得下？」來此之前，我只聽朋友轉述說，他們也是災民之一，我以為指的是店家所在受到風災，如今已見完好，沒想到她指的受災戶竟是「大社」！

三地門的大社村，遠在大武山區的深山裡頭，顧名思義，這裡以前是排灣族一個非常大的部落，族人叫她做「達瓦蘭」。最近這幾年，部落的地基一年一年往下滑落，族人早已意識到危機，知道遷村是遲早的事，只是沒想到去年的莫拉克颱風，讓這件事情提早到來。「所有土石流區域都是上面的樹被砍光了，而這隻最大的山老鼠不是別人，就是我們的林務局！」撒古流語帶控訴地說。「我們世代住在這裡，會不比專家學者還不瞭解山林？會濫墾濫伐去破壞自己住的地方嗎？外界說土石流是我們原住民的錯，我們住在這裡好幾百年了，不安全是最近幾年才發生的事，到底誰才有錯？」面對他的指責，我無言以對，也能瞭解他心裡的苦，卻沒辦法安慰他任何一個字，只能默默地聽著。

接著，他又提到那一陣子台東海域堆滿「漂流木」的事：「在排灣族古老傳說中，颱風豪雨就像大地媽媽在洗澡，澡後掉落的頭髮跟頭皮屑，就是漂流木跟石塊，這些都是老天補償給部落的自然建材。可是我們上公文去跟林務局陳請，希望可以拿回這些好木頭，兩週下來卻無下文，最後還被林務局低價出售，發了一筆國難財，然後又被高價買回做部落重建，這算什麼？」他以一種十分平靜的口吻，說著一件件讓人忿忿不平的事，許是說得太多、而效力又太少了，而我，除了靜靜地聽著，把它寫下來，貼在部落格上，也不知還能幫他們什麼了？人，在面對巨大災變時，真的顯得很無助，尤其在遇到官僚政府如此不知民間疾苦時，難道只能無奈？

※ 本文轉載自作者部落格

---